

### 第三十四回 大顯身手

話說東山武僧不非和不凡和尚為奪下衣鉢，置惠能於死地，他們聯手使出二十八宿追魂刀，凶險之極。安克正一見，驚得魂飛魄散，心想，盧兄弟怎麼得罪這些和尚，以致人家對他下此狠手。還要什麼衣鉢，那衣鉢本是僧人之物，怎會到得盧兄弟的手上？雖然盧兄弟武藝高強，可他赤手空拳對白刃未免凶險，好漢難敵四手，惡虎害怕群狼，當此危難之際，我不能袖手旁觀，我得助他一臂之力。這安克正在他父親安道誠的影響下，對出家人特別的尊敬，可是今天他為救惠能脫險，也不惜要冒犯這兩個和尚了。衝著不非和不凡和尚高喊：「你們這兩個出家人，不守戒律禮法，大開殺戒，難道不怕佛爺怪罪嗎？你們以多勝少，以強欺弱，真是不知羞恥，招打。」安克正說著，呼的一下欺身之際就闖了上去。

這其中有個手使禪杖的老僧一看，急忙揮掌相迎，儘管那老僧沒太用力，可是安克正內力已失，當時就被老僧的一掌擊出六七尺遠。蹬蹬蹬，一個定蹲就蹲在地上，渾身震得像散架子一樣疼痛。惠能一驚：「安兄，你快快走開，離開這是非之地，不要管我，我沒事的。」這安克正小時候那種好強勁兒，那種豪爽氣，一點都沒減：「盧兄弟，你說哪裡話來，大丈夫肝膽照日月，良心對地天。我安某不敢自稱大丈夫，也是堂堂七尺男兒，豈是貪生怕死之輩！我這條命是你救的，我豈能在你危難之時一走了之？他們不說理，我要替你討回公道。」安克正一邊說著一邊大喊一聲，衝上前去。

安克正當即一聲喊

急步縱身衝上前

為救惠能脫凶險  
打出一套興漢拳  
往上打，一統天下乾坤轉  
往下打，三國鼎立爭江山  
往前打，諸葛亮下山興蜀漢  
往後打，袖遁陰陽計連環  
且看他，一出茅廬走新野  
二借東風燒戰船  
三氣周瑜蘆花蕩  
四路發兵取西川  
五虎上將長沙戰  
六出祁山巧周旋  
七擒孟獲歷艱險  
八卦陣擺亂石灘  
兵書藏毒害司馬  
神機妙算萬代傳  
安克正拳打八面瞬息變  
步路拳法不一般  
可惜功力已失散  
想要取勝難上難  
片刻之間冒虛汗  
再若戀戰命難全

這安克正的興漢拳法嫻熟精妙，可惜他功力已經失去，只有招數沒有力度，就像花拳繡腿一樣，不但不能取勝，言醜就要落敗。惠能一看心中一驚，惠能本來是心性慈忍，不非、不凡和尚對他這般痛下殺手，他都無瞋無恨。他覺得他們要殺自己是因為自己帶走

了東山衣法，我跟他們並無過節，我絕對不能出手傷了他們，那也不是修行人所應該做的。所以他總是躲躲閃閃，暗用真氣護住全身，可是安克正這一參與，惠能著急了，他知道安克正功力已失，長此下去他必然要遭到傷害。惠能一急，當時唰的一下揮出左手，奔著不非和尚的手腕便出。隨著惠能手掌這一揮，一股真氣灌住在他手指之上，一下就點中不非和尚的手腕。不非和尚被震得「哎呀」一聲，手中的鋼刀說啥也攥不住了，飛出老遠落在地上。把不非和尚給震得，就覺得腦袋嗡，耳朵錚，脖後冒涼風，眼前金燈換銀燈，我的親爹後媽叔伯祖宗，我媽的媽我姥姥，玉皇大帝的老伴兒我那天媽呀！我要沒命啦！這不非和尚連震再嚇，管玉皇大帝的老伴兒不叫王母娘娘，都喊她天媽了。

不怪他吃驚，他闖蕩江湖這麼多年，從來沒見過這等神奇功夫的人。惠能出左掌，同時右手也已然揮出，奔著不凡和尚手中的鋼刀，唰的一下就拍了過去。這叫空手對白刃，這要是沒有深厚的功力，高深的修為，非得落個殘肢斷腕不可。隨著惠能右掌拍出，一股無堅不摧的渾厚功力貫注掌上，唰的一下，就拍在不凡手中的鋼刀上。當時就把這鋼刀給拍兩截了，刀身倉啷啷就落在地上。不凡和尚手握刀柄，驚得魂飛魄散，唰的一下，舌頭吐出挺長，涼個冰涼，說啥也縮不回去，趕緊假手揉揉才揉回去。其他武僧一看，更是筋傷六葉連肝肺，嚇壞三毛七孔心，他們有生以來從沒見過這等神功絕技的人。他們原本以為惠能不會武功，可今天一看，他不但會武功，而且是武功精湛，竟使堂堂的陰陽雙刀都敗的這麼慘。看來要想奪回衣鉢重振東山，必須大家一塊上。眾武僧想至此，從四面八方一齊向惠能圍來，其中有個手使禪杖的老僧攻勢甚猛。

老僧他禪杖一抖招法全

陰陽二氣在先天

立春本是頭一手  
穀雨上下布連環  
驚蟄雷震天下響  
雨水禿龍把身翻  
春分牛頭來耕地  
芒種老虎下深山  
立夏杖打如火熱  
小滿劉海戲金蟾  
清明倒栽垂楊柳  
夏至舉火去燒天  
小暑杖掃托鉢式  
大暑達摩進中原  
立秋杖下萬物死  
處暑鳳凰雙翅扇  
白露一到黃龍到  
秋分杖抖梨花寒  
霜降蘇秦倒背劍  
寒露降滿萬層山  
立冬挑袍又掛印  
小雪關公過五關  
大雪銀龍來擺尾  
冬至杖冷比冰寒  
小寒落花花如雪  
大寒巧施羅漢錢  
二十四招人難測  
按照周天變乾元

勢如蛟龍鬧大海  
又似怪蟒把身翻  
老僧的杖法真精湛  
爐火純青非等閒

這老僧的二十四節氣杖法使得爛熟精妙，是真不一般，其他武僧也都是武藝精湛，他們雖然沒有傷安克正之心，可安克正畢竟參戰了，周旋其中了。惠能怕連累安克正，想急速脫身，他瞅準了時機，唰的一下身形一閃，那老僧手中的禪杖就隨即落地，接著近身的四五個武僧也都紛紛倒地。怎麼倒的？不知道，惠能的身法太快了，連我這說書的都沒看清楚。從惠能出手擊落老僧的禪杖，到這四五個武僧倒地，也就是一剎那，而我說書只能用慢鏡頭來表述。就在眾人愣神之際，惠能唰的一下搶到安克正面前，抓住安克正的胸襟，一提真氣，縱身飄出一丈開外，展開輕功，急奔而去。

不非和不凡和尚一看，氣得暴跳如雷：「這個可惡的南蠻，真是欺人太甚，走，咱們騎馬追上去，與他拼個你死我活。」那個手使禪杖的老僧一聽，含淚搖首：「不可！不可！咱們千萬不要再造孽了。我們本來是為得大法，可我們的做法、心念與法不能相應，我們非載法之器，不堪承受如此大法。五祖大師沒有看錯人，這盧惠能不僅武功高深莫測，而且心性慈忍，我們對他痛下殺手，他卻對我們手下留情。祖師所見不差，他能將武功臻入到如此高妙之境，其智慧、品行必然出眾。我們不要再造孽了，趕快返回東山好自修行吧！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您聽聽這老和尚這番話，真不愧為幾十年的修行，在這關鍵時刻能夠省悟前非。

可是不非和不凡和尚仍是執迷不悟：「什麼？老師兄，你是不是被那個獗獠嚇破膽了，怎麼胡言亂語？我們東山衣法被他帶往嶺南，若不及時追回，我們以後東山寺怎麼開壇弘法？再說我們今天

在他手裡栽的這麼慘，要不殺了他，以後還哪有臉面見人！要走你自己走，我們不能這麼沒骨氣。」「阿彌陀佛！天雨再大，難育無根之草，佛法再寬，難度不善之人。既不聽良言，老衲也無辦法，自己吃飯自己飽，自己罪業自己了。老衲告辭了。」老僧說完，提起禪杖拂袖而去。其他這些武僧聽了老僧之言，也都心生慚愧。其實東山寺來追趕惠能的這些武僧，不全都是為奪衣鉢，有的是為向惠能求法，他們一看老僧走了，也都省悟前非，也都離此回東山了。

只有不非和不凡和尚仍是執迷不悟，怒氣未消。你別看他們倆在佛法的修為上沒有多少進展，可他們在武學一道確實是很有研究，他們倆的武功在東山寺眾武僧當中，可算是出類拔萃的佼佼者。憑他們倆聯起手來都沒勝了惠能，反叫惠能大獲全勝，他們敗得這麼慘，兩人心生疑團。心的話，那獼猴的武功高深莫測，不但手掌比鋼刀堅硬，周身還似乎有一堵無形的高牆在護體，兵刃很難近他的身體。難道他練成了達摩老祖《易筋經》的神功了？不能啊！那《易筋經》乃武學之中至高無上的寶典，修習的法門實在不易。就連少林寺的歷代高僧都練不成，他那個蠻陋不堪的獼猴怎麼能會？他準是有什麼騙人的邪術。

其實這種凡夫心重的人永遠不會想到，要修習這種武功的人，不分地位的尊卑，不分相貌的美醜，也不分文化的高低。只需有高深的佛法修習，要心無所住，能夠勘破我相、人相，要有高深的佛法修習才能達到一定的境界。惠能之所以能練成這包括《易筋經》在內的上乘無相禪功，是因為他勘破了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也就是說，他沒有自己、沒有他人，沒有對自我的執著，也沒有對其他一切有情思想的執著。說白了，他這叫無自無他，性相等一。要是佛法修為不足的人，想強練這種上乘武功，不是內傷難癒

，就是走火入魔。惠能之所以能練成，是因為他心無所住，心中不存修習武功之念，而存慈悲仁善之念，度眾濟世救人之心，所以他才有這種大智慧神通。

不非和不凡和尚眼見惠能帶走衣鉢，無力劫奪，心中氣惱：「師弟，怎麼辦？難道咱們就眼見那獼猴把衣鉢帶走不成，那可太便宜他了。」「師兄，你不要著急，俗話說逢強智取，遇弱活擒。那獼猴既然厲害，咱們就得狠毒，給他來個金風未動蟬先覺，暗送無常死不知。你想，咱們倆的武功聯起手來都沒勝了他，咱們東山寺還有誰能勝了他！我看好了，要想奪下衣鉢，咱們就得想個萬全之策，咱們勝不了他，可有人能勝。你想那個獼猴再厲害，他畢竟是血肉之軀，也怕劇毒浸體。咱們憑武功勝不了他，就給他來個江湖上的使毒手段，取他的性命。」

「好！好主意，可是咱們雖然闖蕩江湖多年，咱們也不會那下毒的功夫。」「活人還能讓尿憋死？咱們不會，綠林江湖中可不缺那施毒使暗器的高手，咱們不好請他們來幫忙嗎？」「什麼！請江湖道上的人幫忙，這恐怕不妥吧。咱們雖然也在江湖上待過，可畢竟現在咱們是出家人，請他們來幫咱們殺人，是不是有失體面？」

「什麼體面不體面的，大丈夫做事只講目的不論手段，不這樣做能治死獼猴奪回衣鉢嗎？」「嗯！說的是。」「告訴你，要想奪回衣鉢，必須使用非常手段，將獼猴置於死地」。